



故乡和亲人

故乡和亲人

章君宜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1958年初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各协会的干部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大批地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参加劳动锻炼。本书辑录的26篇散文特写，就是他们下放一年来写下的生活和感受。这些作品真实、朴素，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农村大跃进中的沸腾生活，也使我们亲切地体会到党的干部下放政策的英明和正确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单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315 字数 111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⁷/₁₆ 插页 3

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,000册

定价 (3) 0.51元

前 言

这本小書所收的一些特写、散文和小说，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各协会下放干部的作品。一九五八年初，我們一百二十多人响应党的干部下放劳动鍛鍊的号召，到了河北怀来县。在这里劳动鍛鍊一年，正赶上一九五八年的大躍进，我們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受。我們本来多数是做文学艺术工作的，在农村里接触到許多激动人心的事物，就感到有必要把它們写下来。同时，自己在鍛鍊改造的过程中有些經歷和感受，也想記下来。下放一年，就写出了不少。在下放結束时从其中选出一部分，編为此集。前一部分是一些小说和特写，后一部分是写在劳动鍛鍊中的經歷与感受的散文。怀来农村是我們的故乡，集子中所写这些农村干部和社員是我們的亲人，我們永远怀念他們。故以“故乡和亲人”为書名。

目 次

前言.....(1)

一个煉鉄厂的历史.....韋君宜(1)

朱祿大爺.....徐 騰(24)

將 来.....張葆幸(30)

“三合店”紀事.....譚之仁(40)

黎明的喜悅.....朱靖华(47)

成長.....周文博(62)

出院.....冬 章(77)

乔迁之喜.....張葆幸(81)

三十八号電話員.....朱靖华(91)

架葡萄的日子.....徐 迟(95)

花果之乡·魚米之乡·詩画之乡.....侯金鏡(102)

急診.....黃秋耘(108)

跟随县長下乡的一日.....王 健(112)

拾糞.....齐蘭貞(122)

山区演出日記.....	張葆莘(127)
抬石頭	徐 騰(138)
理髮.....	潘繼武(143)
入隊的第一天	徐 剛(147)
開花結果	許法新(153)
剪枝.....	郭 超(162)
新鋤.....	甘棠惠(166)
趕驢.....	黃 沫(172)
變化.....	華開基(179)
我的大娘	張希至(187)
平常的一課	姜志潔(194)
掛糞.....	周文博(197)

一个煉鉄厂的历史

韋君宜

我提筆要記載我們这个煉鉄厂的厂史，完全不是因为我們这个厂有什么突出的創造，惊人的記錄，有什么特別与众不同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。不是的。我們的厂只是县里的一个公社的煉鉄厂，不要說在全国，就是在全县里我們也並沒有夺得冠軍。——这就是說，我們只是全国千千万万“小土羣”煉鉄厂里普普通通的一个。我要說的就是这千万个里普通的一个。讓大家看看这些普通人在这几个月里所做的事情。

最近，又調来三个下放干部到煉鉄厂参加工作。我跟他們一路由鉄厂到食堂去吃飯。一边走一边介紹鉄厂情况。走过供銷商店后院，我指着那一堆一堆的碎土坯說：“这就是我們公社头一个煉鉄爐的遺址。……那时候，人們就都是用这样的小爐子煉鉄。……那时候，人們就是这样拉風箱。”說得一个同志忽然噗哧一声笑了。他說：“你这倒好像是介紹古蹟。什么‘那时候’‘那时候’的。”

我也笑起来。回想起来，真好像是从古代到現代，經過了多少个世代似的，多么長啊！有些事情簡直要好好地

回忆一番才能想起来了。我們来得早的同志都說：該写部历史。而这部历史的全部時間(到今天为止)，是兩個半月。

煉鉄厂的历史應該从兩個半月以前开始写。不过，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一些的时代。那是十个月以前。那时，不但是沒有这个煉鉄厂，也还没有这个村鎮。在我們县的地圖上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地方。

那时候(又必須写一个“那时候”)我剛到这县来。在这个站下了火車，人家引我到乡里去，第二天早晨需要我自己过来。我一路走，就想着要在路上找几个标誌，記住它們，明早免得迷路。可是这条路就是真不大好找标誌。一条路两边光秃秃的全是一式一样的黃沙，堆着許多乱石。那又是春耕以前，連庄稼也沒有。轉弯的地方連棵樹都不見，一片广漠沒有个边。我沒法，左看右看，發現路邊的乱石有的是成堆的，把轉弯地方的石头数数，有五堆。于是我就死死地記住了这五堆石头：“到这里轉弯，就是花园站。”

到今年夏天，在五堆石头的地方已經建起了一座四百多戶的新村，一式坐北朝南，玻璃窗瓦頂。把附近地下水位昇高的村庄里的人都搬了过来。那些石头不是乱堆在那里的，原是盖房子的基石，由政府投資，人民动工，在大路的左面，新村一下子就出現了。

不过，在兩個半月以前鉄厂開門的时候，鉄厂所有的

唯一基地还就是冰窖里面的一間屋子。冰窖也是剛建立起来的。有一个大空院子，兩間大冰窖和三間小土房。鉄厂就佔用了其中的一間。那晚上我到这里来找負責煉鉄的公社党委吳副書記。進門一瞧，屋子的半邊，沿牆支着一圈床，共是三張。那半邊是好几个人打的地舖。吳書記所有的是一張板床，在他的床跟前放着一張方桌，方桌上有油灯、電話机和鉄厂的全部文件档案材料卷宗。他和我談了談，就說：“要看鉄厂，明早看吧。也容易，反正干部全在这屋里，明早你跟誰去也行，先給你找睡处。”睡处还是真难找。后来研究了半天，才决定和隔壁小屋管冰窖的老头商量，請他到这屋来打地舖，叫我睡到他屋去。那屋里全是水菓筐。我在菓筐上睡到天色微明，起来推門一看，对面整个工地还是霧茫茫的，沒有一点亮光，也沒一点声音。真安靜。比农村里还安靜得多。草里的露水很重，草又深，出門沒几步，鞋都湿了。

天大亮了我們就去工地。工地上正开始建爐，建的是点五立方米的陽城式。按規格建了兩個。另外，还把原規格縮小到八分之一，又建了三个小的。可都还没完工。高的不过建到一人高，矮的不过离地一尺。負責建爐的副乡長在县里学过十天，領着十几个瓦工在建爐。他說：“咱这些瓦工，誰也沒見過煉鉄爐什么样子，建的是比較慢些。”不过后建的比头一个就快多了。我跟着他爬上那建到一半的爐基，看了看爐膛，又看看四面。紧挨

着爐子左面是一大片花生地，右面是新開的麥田，還沒下種。花生葉子已經綠得發黑，快該準備收了。站在爐基上，帶着秋熟莊稼香味的風輕輕撲到臉上來，一個正在拿瓦刀抹泥的建爐瓦工在說：“這片花生不賴。不過，我們隊那片比這片還強。”他在惦記家裡的莊稼呢。我往遠處望，四面是深綠間着淺綠和黃綠的莊稼的海。看來這一小片鉄廠實在是小，爐基也不過五個。爐子周圍還有不少的青草。望着建爐工人在用鉄銑除草根，打下地基去，不由得人心里生出好多幻想。那時候我想，這片草地是最初的煉鉄廠。將來，美妙的將來，這裡會是什麼樣子……我把那“將來”可想得多遠！

大約在一星期之後，我第二次來鉄廠。這一次一到門口就不一樣了。首先是人多出幾十倍來了。那一間看冰窖老頭的房子已經正式歸了鋼鉄指揮部，兩間屋的地舖都已經拆掉，支上床，增加了桌子。公社第一書記老耿已經來到鋼鉄指揮部坐鎮。另外，公社里、大隊里、縣里、專區里，都來了幹部。牆上貼起了紅紙寫的鋼鉄指揮部分工名單。有管建爐的、管宣傳的、管后勤的……成了個規模了。

可是，這規模不過剛搞起一天半。實在說，我們的辦法不多。我這次離開廠是上北京送矿石、石灰石、焦炭樣子，找人化驗的。把化驗結果拿回來之後，才懂得我們這裡還並不是化驗不化驗的問題。首先，我們的陽城式大

爐子(一點五立方米的)還沒有鉄箍,沒有鉄圍管,沒有動力帶動鼓風機,而且也還沒有搪好爐襯,沒有烤干。這裡建好烤好的只有一個一點點大的小爐。是泥瓦工人模倣陽城式縮小了建的。我們只能拿這個當作試驗爐。

這個爐子一共有五尺高,爐膛和家裡取暖的小洋爐子一般大。大概最多有個零點一立方米。我們為它,頭一天就先派專人到十里以外的西榆林大隊去運鍋駝機。它用的矿石石灰石料,是專門上北京化驗了的。那一天,鄉長,黨委書記,縣里的幹部,省委派來的檢查團,一齊都到了爐前。大家把衣服扔在花生地裡就干起來。(緊挨著我們的爐子,還長著茂密的花生)高鄉長、王書記會機器,自己動手弄鍋駝機,連挑水。頭一次灌滿了水,又發現螺絲有毛病,放掉水重收拾。高鄉長仆倒在鍋駝機邊擰螺絲,一邊擰一邊說:“把我這一百多斤都加上,看你还擰不緊!”公安主任在爐前幫著掄大錘。吳書記來幫著量矿石。耿書記也來到,做了一會兒,又趕忙搭半夜的貨車到縣去開會看爐型去了。給我們配料單的,是由北京找來的一位專學煉鉄的青年同志,他叫小劉。縣工作組小馬做爐頂工,我那晚上是管配料過磅。料單規定每次要上石灰石二點二公斤。實在我是錙銖不取差錯,像稱點心糖果一樣稱量。晚上又沒個燈,手拿著電筒去仔細看那磅秤上的斤兩黑綫,害怕錯了一兩半兩說不定就要影響出鉄。場地上有土,又怕料里帶進矿粉和土去會造

成冻结,不用鉄銑就用手抓(那时候誰懂得这个!現在我們可明白了,出鉄不出鉄,問題哪里在这些上呢。)沒有上料台,爐頂工小馬就一直站在爐子圍管的窄窄泥幫上面上料。我們从一早起开始弄鍋駝机,下午四点钟点的爐,自从点上爐,就全体集中在爐前,不轉眼珠地看着出鉄口。好容易盼着見了一点粘粘的,小刘說那是渣。于是赶忙堵上口。該吃飯了,誰也捨不得走,只怕正在自己走开吃飯的这当兒出了鉄,錯過了机会。后来算是分班去吃了飯,又回来等着。出了兩次渣,照道理第三次就該出鉄了。打开了口,出来的还是紅紅的粘糊的东西,可是从我們眼里看去,就彷彿比前兩次的渣白一些,也亮一些。(鉄水比渣子白亮,这是書上說的,技術員講的。这个我們知道。)蹲在爐前,大家就互相問:“这是鉄吧?”“这里边有鉄吧?”小刘說它不是鉄。我們堵上口,又盼望第二次打开口来就有鉄。就这么样,一次又一次,每次盼望着出来的有鉄,那怕是一斤鉄,半斤鉄,一丁点兒鉄也好。可是,出来的永远是那样紅紅的粘糊渣。到夜十二点,县里又来了一位技術員,也来干爐前工。不論是不是爐前工,个个人都不断地看进風口,看渣子,往風口里洒食鹽,……知道的偏方全使上,也沒有效驗。爐底越来越高,开始冻结了,我們还是一直不断添料,打口,那天夜里真怪,誰也沒想起来咽。夜兩点钟以后,下了点小雨,不但沒人离开,連提也沒人提它。眼看着一回比一回冻得高。

堵上了口，大家冒雨圍坐在爐前。實在說，也都知道不行了，心里真堵得慌，可是誰也捨不得說出一句停爐。每一回都還抱着希望去打口。直到深夜三點半，爐子完全凍死，鉄口完全打不開了，大家才只得回去了。回去也沒睡什麼，稍微躺了躺，就都起來開爐前總結會議。我們的爐子到底為什麼會凍住呢？真奇怪。風不夠？料不對？好像全不見得是。我們大部分是只看見過別人煉鉄，自己從沒干過。干過的，也沒見過這麼小的爐子。大家琢磨了半天，都說大概許是爐型不好，它太矮，太小，爐底太大，進風口太高。——可是這也難說。後來我們也見過比那更矮小的爐子也出鉄。那時候也不懂得，對這樣從沒搞過的小爐點火之前該首先仔細檢查爐型。真是到現在也沒摸清那個爐子為什麼沒有出鉄呢。

那個爐子試驗失敗了。可是上級的任务已經來了。要我們公社馬上村村建爐，戶戶煉鉄，三天之內要點火。廠里還只有兩個沒搪上爐襯的陽城式，馬上搪馬上烤也來不及。另外就只有三個照陽城式縮小八倍的“小陽城式”。就準備點兩個。其中一個用鍋駝機，另一個就只能用兩架木頭做的手搖風葫蘆。因為再沒有動力了。這可怎麼能完成任务呢？公社書記們真急壞了，研究研究，只能有一個辦法——俾一切可能，用一切方法，發動羣眾來試。

那時候試過的方法可真不少。有下焦寺式，這是從報

上学来的，用一个圓爐子堆滿了矿石和煤，拉風箱送風。有方爐坩堝式，听說是蔚县的經驗，是可以不用送風，叫它自然通風。有大坑式，是公社的人到县里听来的，挖个大坑塞滿了料，留几个通風道，就讓它自己燒去。有水缸式，把料裝在水缸里，缸再擱在坑里燒。还有說不出什么式，反正是建一个圓爐子把煤和矿石倒进去燒。那几夜的情景沒法子記述，大概全公社的人都沒怎么睡覺。勉強比一比，在我的記憶里，只有那一年，老区人民总動員支援大軍解放平津的景象，可以彷彿。那二三里長的一条大路兩边全坐滿了人，从远而近砸矿石的一片声响，叮叮噹噹好像疾風驟雨。各式各样爐子上的火光，佈滿了几亩田地，好似万点星花。下焦寺式是初級中学师生搞的，他們一面拉風箱一面唱歌，应节合拍。小圓爐是商店职工搞的，就在商店后院，他們首創了用繩子拉住風箱柄，兩头四个人拉的办法。他們日夜不休，冻住一个馬上又修一个，許多小爐的火光把一个大院子的上空都映紅了。坩堝式是耿書記自己搞的試驗爐，用耐火土捏坩堝。他卷起袖子捏了一天，燒了一回沒出鉄，說是捏厚了，他就都砸了重新捏薄的。路边那些大坑是各耕作区来的社員在搞，灯火不怎么够，看不清有多少人在动手，挤进人羣去，單听声音就只觉得左右前后全是人，这个招呼，那个吆喚。依稀看見路边有舖盖卷，是准备来露宿野營的，不过呢，那夜誰也沒有把舖盖卷展开的功夫。那一夜来

了几千人,可是,全公社同时动手煉鉄的决不止这几千人。各耕作区这一天一夜建起了二百来个爐。还有去矿山拉矿石的、去运煤的,还不算。

一切方法都試了,煉出来的是硬硬的一团一团,比煤重,比煤硬,可比鉄脆,比鉄輕。这是什么呢?商店的职工們把它一点点的砸开,砸成碎末,然后用吸鉄石往上粘,粘起来的是鉄,攔在飯碗里。一个爐子能出半碗。可是也有的团塊就沒法这么砸,它是个又黑又硬的整塊。听說这叫“团鉄”。团鉄究竟算不算鉄?我們不知道。把它放进高爐会不会比矿石强?也不太清楚。那几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团鉄問題了。一回走进指揮部,吳書記拿着一塊团鉄,說:“人家說咱这团鉄还不如矿石呢,含鉄比矿石还少,还更难熔化,这可怎么好!”二回进指揮部,吳書記和耿書記說:“据說这个东西可以算二三級品,是氧化鉄。氧化鉄是鉄吧?是鉄就好了。”指揮部的窗台上、桌子上,摆滿了各式各样的团鉄。黑的、紫的、灰的,光滑滑像玻璃的,刺刺撓撓像豆渣的,条兒、塊兒、片兒夾在一起像糖杂拌的,好像开了展覽会。都是各耕作区各生产队送来的鉄样子。每一个送鉄来的人,一进门都是首先就問:“看看我們这个,是鉄不是鉄?”也有一口回答“不是”的,也有說“大概”是的。不止指揮部,各村都是一样。那几天我去了一趟西榆林耕作区,不顧回村,先到村口的土爐羣。火已經熄了,許多干部和社員都圍在那里,

大家手里也是拿的各式各样的团铁。也是那么我问你、你问他，“这是铁不是铁？”我挤进去，刘社长就顺手拿起一块问我：“你看这是铁不是铁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真是，你怎么反倒问起我来？你和铁銑、铁鏊、铁锄头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还不认识什么是个铁？”大家全笑了，刘社长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怎么会不认识铁？大家当然都认识铁。说老实话，只不过是盼铁的心切，希望炼出来的是铁罢了。看过这块比那块，心里盼他是铁，眼睛也就好像不准起来，后来我一看见那些银灰色的硬脆皮，也觉得它像是铁，不敢肯定究竟是与不是了。有一回我和小刘同志深夜一起走出铁厂，看着大路两边那如山似海的炼铁人羣，火光人影和钟声构成一幅有声有光的奇丽图景。他说：“来到你们这里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全民炼铁，干劲实在大。但是你们炼的那团铁的确不是铁。”我说：“以后会炼出铁来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些大坑式、水缸式、团铁……以前真是从没学过，也没见过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应该学过，我们成万人在搞，为什么你们不学？”他说：“炼这团铁，还怕是走弯路。”我没说下去，我也知道炼出这不算不得成功。公社领导干部当然也全明白这情况。耿书记吴书记都是好几夜没怎么合眼了。他们一爐一爐的去看出铁。每当人们问：“我们炼的这不行吧？”他们总是回答：“炼吧！你肯炼就行！”下焦寺爐子出的团铁含铁稍多一些（后来知道那叫海绵铁），耿书记就到爐边去，夸奖他们：

“是好鉄。”他們鼓勵大家，和大家一樣盼望出的是好鉄，心里當然知道我們的煉鉄关实际还並沒有突破。有一次，当指揮部內部的人們說到咱們現在這产品到底行不行的時候，有個人說：“咱們要流鉄水是難。”耿書記忽然臉色嚴肅地說：“譬如敵人現在佔着礮堡，党的任务，部队的紀律，掉了腦袋也得把礮堡拿下來！”他是个抗日戰爭时期的老民兵隊長。

這些爐出的是團鉄。那兩個“小陽城式”干了一天一夜，也還是不行。人們拚命地搖，把木風机的軸都搖斷了，又臨時跑出去搬風箱。兩個爐子，木風机的先凍死，鍋駝机的后凍死，都沒有出鉄水。為什麼？想必是這種“式”根本就不能建小的？可大爐子還是沒法點。頭一個战役出的全是團鉄。——出團鉄也不能說是失敗。我們這里不比山西河南那些有幾百年上千年旧法煉鉄傳統的地方，人們根本沒有見過什麼叫煉鉄爐。現在我們把矿石裝進了爐，熔化了它，變成了水。這就是新鮮事。怎能說是失敗？

但是我們非出鉄水不行。

第二個战役，要求大家不再出團鉄了。

這時候我們已經知道用大風箱可以出鉄的辦法。指揮部下了命令，叫大家做大風箱。風箱最短的四尺長，長的達到五六尺，寬的達到二尺五，像一張單人床。有些耕作區就把積古陳年的紅木櫃（有好多恐怕是老太太們當